

爱心余韵

王奉飞 著

ai xin yu yun

贵州人民出版社

爱心余韵

王奉飞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心余韵/王奉飞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6. 1

ISBN 7-221-07278-7

I. 爱...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2817 号

爱心余韵 王奉飞 著

责任编辑 王才禹

装帧设计 王才禹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开 本 889×1194mm 32 开本

印 张 16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1-07278-7/I·1483

定 价 26.80 元

内 容 简 介

长篇小说《爱心余韵》从农村的“四清运动”写到“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时间跨度将近30年。小说突出了农村、小煤窑、省城和国外的特殊环境中的人性关怀、爱国情感和缠绵情爱，感人至深。特别是小说对“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描写，其创作思想的开放性和严谨性还不多见，具有从文学的角度认知历史的价值。故事情节曲折，细节真实、生动。语言优美、流畅，有节奏感和幽默感。叙事艺术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互相交错，有所创新。作家以充沛的热情，丰富的文学想象，风趣、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积极向上的格调塑造了黄玉弟、章洋、吕芹花、巫致远、钱达、胖老头、邓少昌、吴明权、吕小芳、栾贞、格里巴耶夫、黄秉良、季红、卡佳、达吉亚娜等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是一部很有特色的长篇小说力作。



作者像

目 录

第一部

第一章	(3)
第二章	(8)
第三章	(13)
第四章	(21)
第五章	(24)
第六章	(27)
第七章	(31)
第八章	(36)
第九章	(40)
第十章	(47)
第十一章	(51)
第十二章	(58)
第十三章	(62)
第十四章	(66)
第十五章	(71)
第十六章	(75)
第十七章	(84)
第十八章	(90)

第十九章	(96)
第二十章	(100)
第二十一章	(105)
第二十二章	(113)

第二部

第二十三章	(125)
第二十四章	(130)
第二十五章	(139)
第二十六章	(144)
第二十七章	(149)
第二十八章	(161)
第二十九章	(167)
第三十章	(181)
第三十一章	(186)
第三十二章	(197)
第三十三章	(205)
第三十四章	(214)
第三十五章	(224)
第三十六章	(234)
第三十七章	(242)
第三十八章	(252)
第三十九章	(262)
第四十章	(269)
第四十一章	(274)
第四十二章	(280)
第四十三章	(289)
第四十四章	(303)

第四十五章	(310)
第四十六章	(319)
第四十七章	(329)
第四十八章	(336)

第三部

第四十九章	(347)
第五十章	(356)
第五十一章	(364)
第五十二章	(370)
第五十三章	(376)
第五十四章	(385)
第五十五章	(394)
第五十六章	(399)
第五十七章	(414)
第五十八章	(424)
第五十九章	(430)
第六十章	(436)
第六十一章	(445)
第六十二章	(454)
第六十三章	(462)
第六十四章	(474)
第六十五章	(483)
第六十六章	(491)
第六十七章	(498)

第一部



第一章

如果不是平寨出过“土皇帝”，我不会对那个地方感兴趣。当然，如果我不是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才一年的时间，需要到农村锻炼，我也不会到那个地方。

我到平寨的任务是搞“四清”。就是根据1964年底毛泽东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精神，针对农村干部开展一次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农村“四清运动”。

一天下午，我背着行李，怀着几许彷徨和几分浪漫跟随巫致远副科长从战线公社步行到平寨生产队。老巫是平寨“四清”工作组的组长，我是惟一的组员。那是1965年深秋，我23岁，老巫四十来岁。从公社出发不久，为了抄近道，我们不走七弯八拐的乡村公路而是走上了一条小路。大约走了半个小时，我们登上了一座长满龙须草和巴茅草的山冈。沿着一面斜坡继续

往前，又穿过几处山草没人的路段，我们的视野才逐渐开阔起来，路边也出现了一些刺梨蓬、火棘和马桑树丛。平寨已经在望，就在那边不远的山腰上。看样子平寨不平，平寨属于中国西南部的高寒山区。平寨村外有一条小河，河水在阳光下显示其动感地闪着粼粼的波光，好像内中没有暗藏什么玄机。

平寨是一个有着五十多户人家的山村。村子边上两棵高大的风景树十分抢眼。山村周围还有零星的山楂树、柿子树、杉树和松树。一些人家的房前屋后栽有小片竹林。村中间裸露着东一块西一堆的岩石把农舍分开，因而整个寨子形不成一条像样的村街。

生产队的公房是社员政治活动的中心。我和老巫就暂时居住在公房里面。

生产队长吴明权向我们介绍说，五年前，这座公房曾经被当做金銮殿，“土皇帝”黄玉弟就在这里登基……

我们居然住在金銮殿里！我十分好奇地参观这座有过如此殊荣的房子。我心想，当年黄玉弟用它来做皇宫以显示皇权太寒碜了。

傍晚，我和老巫被生产队长吴明权请到他家去吃饭。对于到吴明权家吃这顿晚饭，我心存疑虑。我想起了“四清”工作队员集中学习时，江队长宣布的纪律：一是“四清运动”初期，工作队员必须避开生产队干部，不能同他们套近乎，以便于发动群众；二是不能接触“四类分子”，这是阶级立场问题；三是作风要正派；四是要和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于是向老巫提出，我们进村的第一天就到生产队长家吃饭，可能会产生不良影响。老巫对我的顾虑却不以为然。

吴明权家的晚饭内容丰富，不但杀了鸡，还做了新豆腐。陪同我们吃饭的是生产队会计吴勇。

席间，老巫很能喝酒。此后的一些场合，我发现，只要有酒喝，什么政策问题、立场问题，老巫好像都比较迷糊……

这天晚上，吴明权和吴勇以笼络的姿态频频向老巫敬酒。老

巫也不客气,面前的酒杯干了又满,满了又干。乘着酒兴,他以体贴下情的口吻说,作为领导者,喝酒要有诚意、有大气。他提议把酒杯换成饭碗,主人马上照办,很快就把很有职业特色的酒杯撤掉。为了表示豪爽,老巫端起酒碗吱地喝了一大口,致使那个担当业余酒杯的碗里的酒少了一小半。如此几个回合下来,我这个不能喝酒的“旁观者”也觉得,吴明权和吴勇几乎已经在老巫的心目中确立了酒友的地位。

当我扶着醉意渐浓的老巫离开吴明权家的时候,他仿佛有了一吐为快的欲望。不过还好,他终于忍住了,一觉睡到天快亮。

黎明前,吴明权、吴勇和一位背枪的基干民兵“乒乒乓乓”地敲开了我和老巫的房门。吴明权说,“土皇帝”黄玉弟从劳改农场脱逃,可能已经潜回村里……于是我们借着黎明前的黑暗赶去包围黄玉弟家,希望将逃犯缉拿。

半道上,吴明权提议说,为了保险起见,“土皇后”吕芹花家也要搜查。他要我跟吴勇一起到吕芹花家,他则和那位基干民兵以及因为昨夜喝了过量的酒似乎还有点儿迷糊的老巫到黄玉弟家。大家相约,天一亮就到生产队公房会合。

我和吴勇到吕芹花家的搜查行动一无所获;吴明权和老巫他们在黄玉弟家也扑了空。我们回到生产队公房的时候天已大亮。我突然发现吴明权正在向吴勇传递着一种足以使对方会意的狡黠目光,那目光使我醒悟到搜查黄玉弟这件事情很可能是一个圈套。因为我觉得任何事情,如果太戏剧化了就一定不真实。我的这种感悟使我向吴明权凝视了至少有一分钟。他中等身材,中山装的胸袋上插着两支钢笔,头发是从头顶中间向两边分开的。他的穿着和派头仿佛表明了这样一种可敬的雄心:他有知识也有风度,有朝一日他可能会荣升公社主任,至少是个大队支书。

吴明权并不因为我对他咄咄逼人的凝视而表现出些许的谦恭或者惊惶,恰恰相反,他的嘴角却流露出一抹得意的微笑。我止

不住内心的反感向他问道：吴队长，是谁得到了黄玉弟潜逃的信息的？吴明权说：我是听社员说的。我追问：哪个社员说？吴明权说：这个……看到他支支吾吾的样子，我更加怀疑，今天天不亮，他策动我们到黄玉弟家和吕芹花家去搜查，这里头肯定有什么花招。虽然这只是我一刹那的想法，但是这想法使我对他有了一个新观点，于是我脱口而出：你不是假公济私吧？我逞口舌之快，问了这么一句很含蓄、很不得体，没有任何迂回技巧的话。过后想起来，我才知道自己深沉、稳重和幽默之类的品格很有必要突击修炼一下。由于我主观上有了遇事要深思和持重的自我意识和自觉修养，才使我在后来的一场翻天覆地的政治运动中获益匪浅。

面对我的诘问，吴明权沉思片刻，然后说：章同志，你简直是在抬举我。什么假公济私？我想不通……我在心里说：想不通你那个自认为高明的，属于人类心智不易企及的一项巧妙安排——虚张声势的伎俩居然被我识破？然而为了实践对稳重和幽默风度的自我修炼，我不能把这种心里话向吴明权奉献。我说：吴队长，你想不通就再想嘛。想一想自己是不是心安理得！吴明权说：我问心无愧，我这是在绷紧阶级斗争的弦。我说：嗯，你这样想和这样做，生产队的贫下中农都要为你感到自豪。不过我还是很想知道，谁告诉你黄玉弟已经从劳改农场潜逃的？

问题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吴明权显得很尴尬。这时候，老巫突然说话了，他以领导者的派头说：算了，管他是谁告诉吴队长的！都回家去吧。他向吴明权和始终一言不发的吴勇以及那位基干民兵挥了挥手，表示此事已了，不予追究。

从昨夜的醉酒里完全清醒了的老巫不支持我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他的漠然态度使我对他产生了不满。我甚至怀疑，他此刻的心思仿佛又沉浸在昨天夜晚同吴明权喝酒的惬意里去了，如果此刻吴明权邀请他到他家去喝一杯早酒，他可能不会拒绝。

老巫的态度显然平抑了吴明权因为我提出的问题而陷入被动

和尴尬的情绪。而且,我与老巫的意见不和对他说来,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快事,于是他的精神为之一振。

当吴明权率领他的部属离开生产队的公房时,我感觉到他眉宇间、步履上仿佛都在竭力表现出一种针对我的、强装出来的锐气。他丝毫没有农民那种朴实、厚道的本色。在门口,他回头看我时的眼神也充满了敌意。那眼神好像在说:章同志,来日方长,后会有期!

第二章

“四清”工作组进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召开群众大会。大会开始以前，“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都被民兵安排在生产队公房的一角。对整个会场来说，那个角落最不活跃。我发觉那儿的人的心境一如寒冬，他们在麻木地承受着别人歧视的目光在自己的身上巡游。我从他们的身边经过，心里无法唤起人类应有的博爱胸怀。我走出公房，来到外面的晒坝。我心血来潮地教在晒坝玩耍的七八个半大孩子唱“工作队，下乡来，贫下中农笑颜开……”的歌。歌声招来很多社员围观。

群众大会上，老巫作了长篇讲话。他首先说明“四清”工作组进村的任务、意义、目的和决心，然后讲“四清”的内容、方法、步骤、政策等等。接着由吴明权代表生产队干部表态支持“四清运动”。

散会后，老巫让我把四类分子留下来并要

我给他们训话。这事老巫事先没有给我交代,可能是他临时起意。给“四类分子”训话这种场合我不曾经历,心里不免有些紧张。面对他们萎靡不振的样子,我突然产生了一丝怜悯。那么,训什么话呢?叫他们在“四清运动”中,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那是套话,了无新意。那么,让他们也参与揭发队干部的“四不清”问题?那是敌我不分。慌乱中,我首先让那些“四类分子”各自报告姓名和头衔。

“报告:我是民兵排长、贫农黄玉武。”有人大声说。

我循声望去,那人二十五六岁年纪,一副桀骜不驯的神态,我很愕然。

“他是黄玉弟闹皇帝时封的元帅,管制分子……”吴明权在我身边说,然后他提高了声音:“黄玉武,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

“哼!”黄玉武对吴明权不屑一顾。

“我叫黄秉良,秉公办事的秉,良心的良。”有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说,他的两眼炯炯有神。

“他是黄玉弟的黑军师……”吴明权在我身边介绍说。

“是军师不假,但不是黑的。”黄秉良打断吴明权的话说。

“他也是管制分子。”吴明权补充说。

又是一个管制分子!我想:“管制分子是什么分子?”还不等我想出个所以然,已轮到“土皇后”吕芹花自报家门。昨天天不亮,我和吴勇到她家去搜查黄玉弟时见过她。此刻,在生产队公房,我又一次近距离见识了她的美丽。难怪黄玉弟称帝时要封她为皇后;难怪我听到别人反映,最近吴明权对她别有居心……

“我叫吕芹花!”吕芹花声音清晰地说。

“什么分子?”这是我第一次同吕芹花当面对话。

“吴队长说是‘四类分子’……”吕芹花小声说,仿佛灵魂在受煎熬。